

孫中山的思想與學說



艾思奇等著

孫中山的學說

艾思奇等 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

孫中山的思想與學說

每冊實價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經售者各

著者艾思奇等

•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目次

- 一、孫中山先生關於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思想的發展……………陳伯達（一）
- 二、孫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艾思奇（一五）
- 三、孫中山與列寧……………張仲實（四三）
- 四、在抗戰中怎樣學習中山先生的全部遺教……………柳湜（五二）
- 五、紀念中山先生……………韜奮（六七）
- 六、紀念中山先生……………新華日報（七〇）

附 錄

- 七、三民主義研究大綱……………許信文（七五）
- 八、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毛澤東（一〇二）

九、最可紀念的一日……………張仲實（一二一）

孫中山先生關於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思想的

發展

陳伯達

三民主義的創始人，一時代偉大的國民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與中華同胞訣別了十三年了。中山先生沒有親眼看到九一八以來的民族空前的大災難，沒有親眼看到今天全國軍民抗日的大浴血。可是我們知道：日本強盜的壓迫中國，掠奪中國，並不是只在九一八才開始的。在屢次的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中，中山先生都和中國人民在一起。中山先生在世時就是抗日主義者。民國九年，中山先生在美國議員團歡迎席上沉痛地談論到二十一條的問題，他非常中肯而明確地說：「不論現在有什麼商量在這裏進行，我們對於留存二十一條款的提件，萬不承認。二十一條款和軍事協約（指民國七年日本強盜與段祺瑞所訂的中日軍事協定——本文作者註），是

日本製的最強韌的鐵鎖鍊，來綁中國手脚的。實行二十一條款之統一的中國，就是日本把中國整個征服去了。我們革命黨，一定要打到一個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才歇手。中國的大混亂，是二十一條款做成的，如果廢除了它，中國的統一就馬上可以實現」。中山先生在那演講中，還說出了這個事實：當美國參加歐戰的時候，並請中國加入，那時日本便也改變了本來阻止中國參戰的政策，而要求中國和日本聯起來對德宣戰。中山先生「立刻十分担心，曉得日本這種新動作，是有一個陰險的事實藏在裏頭」。他告訴了上海的日本總領事：「我贊成日本維持中國中立的老政策，但是我用十二分的力量，來反對把中國放在日本保護底下來參戰的新計劃。」中山先生說：「我那時看出日本不能希望單靠外交來征服中國，就在請中國參戰這個表面名稱裏頭，打算着用電事統轄來征服中國了。……所有協約國的國家，都要中國參戰……他們不知不覺，就贊助了日本在中國上面得了軍事的統轄。」

中山先生當時根據自己的政治經驗和銳利眼光，洞悉了日本帝國主義者關於滅亡

中國的陰謀詭計，洞悉了中國內亂之主要的癥結。他看出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平日所企圖的是要征服整個的中國，而其征服中國的政策，是隨時勢而不斷變更的。中山先生在那個講演中，就歷舉了日寇關於滅華方式的一些變更：有時候日寇要用外交來征服中國；但情勢變了，日寇便打算經過軍事協定的名義，而用軍事統轄來征服中國；後來情勢又變了，於是日寇「又想出了征服中國的成案，就是用中國的軍閥來征服中國。」當然，以前日寇的應用這些方式，是並不一定在一個時候只用了一個方式的：有時候，主要的是用某一個方式，但有時候——也可說是經常的時候，却又是幾個方式並用的。

中山先生，很清楚地看出了日寇駕馭自己工具的手腕。中山先生指出了：段祺瑞在北方的統治，本來是日本所製造的；但當段祺瑞答應了中山先生關於南北和平的基本條件，由邊防處發一個通電，宣言軍事協約作廢之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就馬上利用別的勢力來打敗段祺瑞。從中山先生所指出的這個事實，更證明了這點：日本帝國主

義者，經常是在中國製造幾個（事實上是無數個）不同的工具的，並時常利用各個不同的工具互相火併，而一當發現到某個工具表示得不十分「孝順」的時候，便即設法去收拾那工具。

中山先生曾經想出各種方法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征服中國的計劃。在這裏，我覺得最重要的，便是中山先生從自己的政治經驗中所得出的一個結論：「一個統一的中國，儘可以對抗日本的壓迫」。這個結論，是萬古不滅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以不變分化中國的政策，問題的關鍵就是在這裏；日本帝國主義者一直到今天，在這向中國進行全面的血腥的進攻的時候，還同時進行分化中國的政策，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使中國避免亡國滅種的道路，問題的關鍵也正在這裏；而漢奸托派所以用全力來挑撥離間，企圖拆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鍵也正在這裏。

本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是從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實際發展中形成起來的；當中山先生還沒有形成三民主義的思想的時候，可以說已有具體而微的民族革命統一

戰線的思想。在興中會宣言上，當時中山先生痛心於「強鄰環列，虎視鷹瞵……蠶食鯨吞，已見效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便已提出了這樣救國的見解：「聯智愚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庶可挽救。」實質上，這個見解就已是一種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見解（當然還沒有「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這個名詞），這個見解就是認爲民族的「羣策羣力」，是救中國於危亡的途徑。到了中山先生形成了三民主義思想的時候，我們可以說，中山先生關於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思想便更進了一步，而中國同盟會的組織，就正是當時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具體表現。一九〇六年中山先生在「民報」紀元節的演講中，這樣說過：「今日中國正是萬國耿耿虎視的時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是自亡其國！近來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却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中國人自己統一起來，外人便不能瓜分中國——這就是中山先生當時關於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思想。辛亥革命後，中山先生就任

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他這樣告訴全國同胞：「……行事或虎頭蛇尾，而存心復狼顧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魚肉，或萌退縮之志，坐失事機，則後禍之來，何堪設想！所以義者欲圖大事，而往往功敗於垂成者，其遺誤大都如是也。」他還這樣告訴了當時海陸軍將士：「願吾海陸軍將士，上下軍人，共厲初心，守之勿失，弗嬰心小忿，而釀鬩牆之譏……」中山先生當時的思想，就是以爲：民族革命的統一之繼續或分裂，行將決定中國革命的成敗，而要繼續民族革命約統一就必需不互相「狼顧狐疑，生猜忌之私，自相魚肉」；必要不「嬰心小忿而釀鬩牆之譏」。中山先生民元下野之後，仍繼續這樣號召同胞：「羣策羣力，盡心國事」（在蕪湖歡迎會上講演）。民國五年討袁以後，中山先生又向同胞號召：「國家之強，在合羣力」（在紹興演講）。五四運動以後，中國革命運動走上了新時代，中山先生在這新時代中，重新振作了三民主義的革命旗幟，因而有了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的改組，因而有了偉大的三大政策的決定，因而有了第一次的國共合作，因而在中國革命史上實現了第一次最明顯的、自

覺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同時，也正因為是有了這新時代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三民主義更擴大了自己的革命生命，更充實了自己的革命內容；而在那時候，中山先生就正在自己關於三民主義的演講中，向中國民族做了這樣的歷史號召：「列強為什麼受世界列強的攻擊呢？因為他說了一句話，他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人，這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我們要能够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聯合起來；我們要能够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中山先生這裏的思想，一方面主張自己國內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又主張與國外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一切被壓迫者成立抵抗強權的統一戰線，而首先要實現自己國內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才能實現與世界成立抵抗強權的統一戰線。中山先生這種思想的發展是很偉大的。這種思想和革命的實際政策（即聯俄、容共、扶植農工三

（政策）結合起來，因而成就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的勝利，因而擴大了三民主義的思想到廣大同胞的腦海中去，使三民主義思想上的力量變成了物質上的力量。

我們現在又臨到了另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我全民族最後死活的戰鬥的時代。當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却已用了世界歷史上未有的殘暴無倫的血腥手段，大規模地殘殺我民族，掠奪我江山。半個神州已墜沉在日寇侵略的血海中，幾乎半數的同胞已陷於亡國奴的境地。在日寇所到的地帶，我男女同胞被日寇屠戮、劫掠、姦淫的慘狀，簡直在世界亡國史上是曠古未有的。這種慘狀，比較中山先生當年所痛心的，滿清入關時的「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不知遠過了多少千百倍。中山先生是早已逝世了；中山先生不及見到今日我民族這種慘狀；可是中山先生在世時所指示的道路，「一個統一的中國，儘可以抵抗日本的壓迫」——這條道路，正是我國目前全民族為民族生存而奮鬥的道路，這條道路，在今天不是別的，在今天，這條道路，就

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惟其是如此，所以，「中國革命的敵人太多，太強。」（斯大林）。中山先生關於三民主義問題的提出，就正是中國這種複雜的實際生活的反映；「三民主義」這個題目，正是告訴了我們，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太多，太強的。惟其是如此，中國革命時常要經過統一戰線，來集中一切力量，以便戰勝強大的敵人；而今日這最窮兇極惡的強大敵人便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今日中國革命的統一戰線，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誠如中山先生的定義，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救國主義在今天，就是抗日主義，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今天救國的道路，同時也是今日實現三民主義的方法或手段。

三民主義在目前新的大時代所發展的特點，是依賴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鞏固和擴大的。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在這統一戰線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全國抗日大浴血，那末，三民主義在今天就只能限於是抽象的原理。三民主義在今天，和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不可分開的，是相得益彰的。

三民主義是整個的。但這不是說，在中國革命進行的每個具體過程中沒有主要的一環。三民主義在辛亥革命中，是以反滿爲第一；爲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首先把滿清對於國內民族的壓迫推翻，這在當時會是一種正確的步驟；爲了爭取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實施，首先把當時最反動最腐敗的專制政體的代表者——滿清朝廷推翻，這在當時會是一種正確的步驟。在我們現在，三民主義是以抗日爲第一；三民主義的實施，首先要從抗日做起；而要抗日，就不能不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在這抗日第一的當中，又不是說，應當把三民主義的整體分割爲許多不相關聯的小塊；要得到抗日的最後勝利，是需要，在抗戰中不斷地改正我們國家政治上的弱點，盡可能地實行人民合理的負擔的；而要實行這些，又要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爲什麼呢？因爲，只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保障抗戰到底，而只有抗戰到底，才能達到抗日的最後勝利，而只有抗日的最後勝利，才能進到實

現真正全部的三民主義。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今日，對於中國命運和三民主義是有決定一切的歷史意義的，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強固和擴大，則有賴於每個政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所持的態度怎樣來決定；特別是國共兩黨的態度最具決定的意義，因為今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結成，事實上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對於一切合作的政黨和羣衆團體，中共是主張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的。可以說，中共這主張，是完全合乎中山先生的思想的。民國元年中山先生曾經這樣說過：「當此共和時代，無論政黨民黨，有互相監督互相扶持之責。」（在自由黨演講）。民國二年，中山先生更在國民黨上海熱親會上這樣勉勵自己的黨員：「……黨勢之大小不必問，只須問吾黨所主張之政策及平日行動之能合乎公理，能否與時勢相應。果所抱之政策正大明確，且得一般國民之贊同，雖千難百折，必可望最後之戰勝。至於對於他黨，除商榷政見而外，一切意氣之爭，匪特非所必要，且足以損政黨之榮譽。」中山先生這段話，是光明

而偉大的，而在今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這段話是最爲值得每個合作的政黨來服膺的。我們知道，日寇、托派、漢奸就正是企圖挑撥我們民族統一戰線內部關於政見的商榷的，就正是企圖在合作的政黨間挑撥起意氣之爭來代替政見的商榷，來損各政黨的榮譽，並從而來拆散我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

大家應當服膺中山先生的關於「每個政黨有互相監督互相扶持之責」的指示，關於商榷政見和排除意氣的指示，來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回答日寇、托派、漢奸的挑撥。

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到底，則無論如何，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我們很了解當前的敵人是強大的敵人，但是中山先生早已告訴了我們：「心堅則不畏大敵。」（民國五年在歡迎從軍華僑大會上演講）。強敵是不足畏的。在強敵面前，必要如中山先生所說的：「……在人人心中，這一怕字當先除去，然後才可爲有」。〈民元在報界公會上演講〉。中山先生曾不斷地說到關於弱者戰勝強者的真理。關於